



中国编辑  
Chinese Editors Journal  
ISSN 1671-9220,CN 11-4795/G2

## 《中国编辑》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的质态、要素与体系研究  
作者：王炎龙，黄婧，王子睿  
网络首发日期：2024-04-10  
引用格式：王炎龙，黄婧，王子睿. 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的质态、要素与体系研究[J/OL]. 中国编辑. <https://link.cnki.net/urlid/11.4795.G2.20240409.0955.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的质态、要素与体系研究

王炎龙 黄婧 王子睿

[摘要]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阐发了出版业新质态的核心要素、演化路径与发展目标；其实践逻辑指明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着力点与制高点。新质生产力以理论创新带动质态创新，促进出版业产业链的重构，在内核层、介质层与规则层实现跃升；以要素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激发劳动者的职业化创新、劳动资料的数智化创新与劳动对象的产业化创新；以体系创新保障质量发展，建设科学合理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出版技术创新体系与出版内容生产体系。培育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需要从质态升级、要素创新与体系构建等方面转型，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出版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人才培养 数据要素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深刻阐述和重要部署。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

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涉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为出版业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其赋能作用在推动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愈加凸显。从质态、要素到体系，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对出版业的影响和重塑，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为推动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路径。鉴于此，本文耦合新质生产力的生发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勾连新质生产力的跃升与出版业提质增效的现实逻辑，以加快形成出版业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对出版业的新质态、新要素和新体系进行阐释，以期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

## 一、出版业新质态阐释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象征生产力的增长方式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意味着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革。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的质态嬗变，集中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创新、生产流程的智能优化、出版技术的升级迭代三个层面。深入探讨出版业的新质态，不仅是理论争鸣的重要探索，更是实践发展的先导需求。

### （一）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发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基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着眼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升级现实挑战，准确把握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深刻揭示了 21 世纪以来人类生产力大创新大发展的性质。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新时代生产力“中国话语”的升华，彰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新质生产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创新概念，在中国本土化语境得以构建理论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理论贡献。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sup>[1]</sup>劳动者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劳动效率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引发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革，促进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这种劳动增长水平受到技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影响，同样与当前阶段的社会形态密不可分。在传统工业化阶段，劳动增长依靠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凭借“以量取胜”的策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现代化发展阶段，劳动增长转向依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投入，采取“以质取胜”的策略寻求经济增长突破，将质量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随着科技革命性突破的不断涌现，生产要素的深化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亟须提升。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非偶一为之，而是社会形态变革的时代要求，是高质量生产关系消解低质量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亦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

##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引下出版业新质态的升级

在科技要素的驱动下，各行各业的业态逻辑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尤其是与媒介技术具有天然勾连属性的出版业，呈现新面貌与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新质生产力视域深入探究出版业的运作机制，则会发现出版业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以及出版业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磁吸效应。

其一，新发展路径。出版业新质态以出版科技创新为主导，改变依靠传统出版领域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依托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新兴出版领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出版业。其二，新驱动机制。出版业新质态通过出版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尤其是依靠新一代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媒体技术，催生出版领域的新产业、新模式与新动能，形成出版业新的质量发展点、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变革点，并进一步促进领域内的科技创新，驱动更多新动能的持续生成，实现产业内部的自我驱动和要素循环。其三，新要素特征。出版业新质态强调过程之新，即以新科学技术为手段、新生产关系为模式、新发展体系为框架；强调结果之高，即以高生产标准为发展要求、高生产效能为评价指标、高质量水平为发展结果。

此外，出版业质态升级必然促进相应产业链的重构。新质生产力对出版业的产业链再造集中表现为技术形态、供给形态与服务形态三个方面。在技术形态上，从数字化到现在的智能化，技术的加权赋能指引了出版业态转型升级的方向<sup>[2]</sup>。传统出版业将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技术融合，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设计生产流程，物联网等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和数据收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优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sup>[3]</sup>。在供给形态上，内容生产方式和流程深受影响。内容生产方式和流程已面临革新，应用商店等线上平台为发行、传播和运营提供数字化工具，降低了创作、发行门槛，促使更多独立创作者涌现。在服务形态上，区别于传统出版基于特定出版物的统一分发，算法推荐等技术针对用户不同需求、不同场景提供个性化内容服务。

### （三）新质生产力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共生互融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为出版业新质态确定了内涵与边界，其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融合实践的可能则扩充了出版业新质态的外延概念。这种共生融合来源于理论逻辑的同一本质和实践指导的同一要求，并在出版业表现为内核层、介质层与规则层的创新。

一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数据化流程再造是内核层的集中质变。出版业应该充分发挥传统出版业以知识内容为核心资产的优势，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知识生产过程数字化。出版业能够更高效地分析、整合和生产知识，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信息和意义，从而提高内容的质



量和时效性。将融合思维贯穿内容生产全流程，盘活内容数据资产，创新内容新业态，进一步推动新技术与传统出版业态融合，努力形成“一份内容、多态传播”“一条创意、多款产品”的立体化、全方位出版格局<sup>[4]</sup>，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升出版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二是知识传播的智慧化渠道和基于分享的空间与体验想象是介质层的集中质变。出版业通过技术赋能构建了智慧化的传播渠道，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读者通过社交媒体分享阅读体验、参与内容创作，就内容产生情感共鸣和互动，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内容中，以更加深刻的体验促进阅读社区和文化生态建设。

三是知识产权的新壁垒及管理思维的新转变是规则层的集中质变。一方面，数字出版在版权管理和内容生产等环节的变革，要求出版学科基础理论重建，积极拥抱新的学科或产业。另一方面，出版企业要进行技术转型和管理变革，提升针对新形态出版产品的内容资源管理水平，如加强对中华文化数字资产的整合、存储、保护和传播，以适应时代要求。同时，出版业也需要关注技术应用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确保智能化技术被合理和负责任地应用<sup>[5]</sup>。

## 二、出版业新质生产力要素创新

新质生产力并非传统生产力的简单迭代或局部升级，而是数智技术变革、现代化发展水平跃升所引发的必然结果，象征着共同活动方

式、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新质生产力赋予了生产力要素新的规定，创新了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同时发展了配套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持续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出版业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创新体现为劳动者的职业化创新、劳动资料的数智化创新、劳动对象的产业化创新。

### （一）劳动者的职业化创新

新质生产力强调高素质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因此对劳动者的职业化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业需要以出版从业者的职业理念、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为抓手，通过职业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出版业的质态升级对职业理念提出创造力、高效能与主体性的要求。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形态创新，需要从业者提升自身创造力进行内容生产工作。出版业新质态以高质量发展为最终形态，需要从业者秉持高效能理念，在全业务流程中尽可能地提升生产要素的产能与效率。出版业以科技研发与应用为新增长点，需要从业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重复性、机械性的劳动，调用自身知识与技能从事具有更高创造性的工作，在技术的辅助下彰显出版职业的主体价值。

出版业的转型对出版从业者提出了数据意识、跨界思维和协同信念的职业素养要求。首先，出版从业者需要重视数据在出版工作中的赋能效果，从数据出发进行策划、从数据入手进行生产、用数据分析



进行营销，充分创造劳动者与数据要素融合的可能性。其次，出版从业者应当具备跨界思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专业性知识，建构出版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自然工程科学中强调系统性思维，赋能出版业的业务模式升级。最后，打破传统出版的线性模式，杜绝单枪匹马、独立作战，出版从业者需充分寻求合作以形成自适应的协同生产模式。

“深化于学”的学习力、“内化于心”的思考力与“外化于行”的行动力，是出版业数智革新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技术进步是连续性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变迁，更多的先进技术会涌现，劳动者需要具备知识快速迭代的能力，实现劳动素质的与时俱进。技术创新与应用也势必引发新问题，从业者需要具备解决新问题的勇气与能力，思考矛盾的本质并提供解决方案。效率与产能的指标管理模式对出版业形成强有力驱动的同时，相对挤压了劳动者的空闲时间，这就需要劳动者具备高效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快速掌握新技术、解决新问题、落实新方案。

## （二）劳动资料的数智化创新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或条件，出版业的劳动资料主要指涉出版业务中的技术工具。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的生产模式，以新技术重塑新动能。出版技术数智化创新包括数智化工具的应用、传统工具的数智化升级与原生数智化工具的开发。具体到出版业务中，则

表现为出版流程管理的数智效能提升、出版平台组织的数智效力强化、出版资源配置的数智效应激活。

在出版流程管理方面，数智技术提供了业务升级、流程再造与系统强化的契机。传统的内容管理、版权管理、营销管理是基于纸质媒介与少数初级的数字技术所形成的管理范式，面对出版物、出版产品与出版服务的物态升级必然会遭遇新的管理困境。出版业需要借助数智技术完成管理业务的升级，建构针对数字内容、数字版权与数字营销的新管理机制。通过单项管理业务的升级重构整体出版流程，实现内容生产管理向资源服务管理的转型，促进出版业务流程再造。搭建全面数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综合性的数字出版平台与专业化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形成科学性、模块化、集成式的智慧管理模式，从而顺应数智化升级的生态浪潮，强化出版业市场竞争力。

在出版平台组织方面，数智技术是数据平台、知识服务平台与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技术支撑。出版业需要打破“数据孤岛”的窘境，基于出版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网络，形成互联互通的数据流动机制，建立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数据平台，充分整合全国出版机构的知识资源，共建出版业新型智库，发挥知识的规模效应和服务潜能。同时健全数字出版基础设施，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落实“千人千面”“直接触达”的服务模式。

在出版资源配置方面，“数智化要素的配置”和“配置模式的数智化”是激发数智效应的双路径。一方面，出版业需要合理调配人才、

技术、工具与数据要素等资源，以最合理的投入比例来分配各生产要素，最大化开发生产潜能。另一方面，出版业应寻求配置模式的数智化升级，以数智管理的方式测算具体业务或项目的资源配比，依托科学决策模式按需分配。

### （三）劳动对象的产业化创新

劳动对象指涉劳动者通过劳动过程加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在劳动对象形态升级和范围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形成产业化趋势。劳动对象的产业化创新是新质生产关系发展的阶段成果，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亦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sup>[6]</sup>。出版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立足于出版内容的物态增值、出版业务的形态融合与出版结构的生态优化，以这三个基本点发展新质生产力。

其一，出版内容的物态增值是产业化创新的起点。无论技术形态和行业生态发生怎样的变革，“内容为王”始终是出版业的核心力量、立身之本与发展之需。出版产业创新仍需以内容为根本起点，重视内容的文化价值，深耕主题出版、精品出版，持续供给高品质内容服务；重视内容的形态价值，深研超高清音视频、虚拟现实、数字人文等技术，进行多模态技术加工；重视内容的商业价值，深化数据要素、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对内容生产的赋能作用，实现全要素利润增值；重视内容的社会价值，寻求数智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恰切之道，从数字法规建构、数字技术重置、平台资源共享、认知鸿沟弥

合等多维度协同展开<sup>[7]</sup>，发挥数字出版业的优势抵抗潜在风险。

其二，出版业务的形态融合是产业化创新的路径。一方面，出版业务需要横向融合，重组出版业务流程。无论是传统出版的编印发流程，还是数字出版的协同编纂与智能编校排流程，都需要根据新技术的投入进行灵活调整，只有通过不断的流程再造与重组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业务融合需求。另一方面，出版业务需要纵向融合，找到出版业务升级根本点。出版业需要树立从“+AI”转向“AI+”的意识，从“数智化工具”转向“数智化模式”的思维，从“数智化业务”转向“数智化产业”的共识，通过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逻辑和出版业的底层业务逻辑形成耦合，找到出版业务升级的根本点。

其三，出版结构的生态优化是产业化创新的结果。出版生态意指影响出版业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有机综合体。在内部因素方面，出版机构、科技公司、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等参与主体需要找到自身的定位和职能，并为服务产品与保障机制等要素提供协调作用。在外部环境方面，需要从社会、经济、技术与政策四个方面入手寻求利好机会，形成外部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出版业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提供保障。

### 三、出版业新质生产力体系构建

新质生产力发轫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典理论，在数智技术生态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又一卓越成果。

在系统理论视域下，新质生产力是由相互联系且作用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力功能构成的“要素—结构—功能”系统<sup>[8]</sup>；在产业实践经验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显露出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完善现有产业体系与营造良好生态环境这四条可行路径<sup>[9]</sup>。新质生产力自身的理论概念与实践指导体系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体系重构的演进图景，规划了以人才、技术和内容为核心的出版业新质体系，为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增长引擎。

### （一）出版人才培养体系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才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动力。数智时代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才培养锚定了明确的道路方向，而如何为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则需要从“政产学研用”五重层面重点发力，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供给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

“政”是出版业的管理系统，为体系建设提供方向性与引领性辅助，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制度支持。“产”是出版业的产业系统，以具备专业素养、知识与技能的生力军为出版业提供创新动力与行动支持。“学”是出版业的教育系统，旨在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未来人才。“研”是出版业的科研系统，强调以高科技人才与平台储备为源头促进科技创新高产与转化。“用”是出版业的事业系统，强调以出版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需求为主导来调整人才需求，打通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堵点与卡点，促进出版大市场的循环流动。

在“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体系中，“政”起到规划指导作用，在“产学研用”之间寻找平衡点和增长点，协调运行各子系统以发挥作用。同时，“政学用”之间形成一套中层系统，“政”是体系运行的起点，起到顶层设计的效果；“用”是体系运行的终点，以触达最终消费者为目标；“学”则是“产”与“研”的根本，为二者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保障体系的平稳运行。此外，“产学研”构成一套子系统，是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形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出版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畅通渠道，从而确立主体地位。整体而言，“政产学研用”是出版业培育高质量人才的合作系统工程，通过闭环培养模式促进出版人才的循环与流动，出版业可以此为基础来培育新质人才。

## （二）出版技术创新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出版科技创新是构建出版业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促进出版科技研发与应用，应以技术标准化为着力点、技术融合性为支撑点、技术适配度为落脚点，打造出版技术创新体系。

其一，技术标准化是出版技术创新体系的着力点。技术标准化是出版科技创新协同合作的首要前提，也是支撑出版业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出版业应不断深化数字教材、有声读物、虚拟现实等新兴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对重点领域进行扎实布局；鼓励团体标准



研制，助推行业协会、标准委员会等团体组织对标准化建设的贡献；深化出版内容呈现与发布、出版定制与体验服务的标准化创新，满足出版业的需求服务与价值创造；推进自主研发的数字产权标准体系落地，以完善数字产权的保护、执行与监督等工作<sup>[10]</sup>。

其二，技术融合性是出版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点。出版业需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力为产业变革动力，以算法为技术研发工具，强化数智技术在各项业务、各类场景、各种服务中的融合应用。例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在数字游戏中的运用，传感器与云计算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赋能，区块链在数字版权保护方面的创新，超高清视频、数字渲染、全息互动等技术在赛事直播、文体旅游和在线教育等场景的落地，均为耦合关键技术与文化产品服务的抓手，亦是数字出版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

其三，技术适配度是出版技术创新体系的落脚点。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且与产品服务市场需求相勾连。市场需求是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导向，技术的突破与落地是市场发展的基石。原创性出版技术突破需要从高校或科研院所走向市场，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向文化产品服务的转变，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形成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耦合机制。

### （三）出版内容生产体系

在新质生产要素升级与配置的语境下，出版内容生产体系也正在发生重要变革。关键的生产领域、生产模式与产品服务形态均在技术

逻辑下实现转型升级，尤其体现在知识服务全息化、数据要素资源化与数字版权资产化三大新兴领域。

知识服务是从知识资源中按需提炼知识和信息内容、搭建知识网络，为服务对象提供知识内容或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过程。互联网技术架构与媒介生态逻辑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带来了“小科学”式的颗粒化特征，造成知识的分布式、碎片化、去结构化<sup>[11]</sup>。基于此，出版业的知识服务应寻求全息化升级，以定制化与个性化模式提供整合型、系统性、专业化的知识方案；寻求全息场景的立体展演，开发更多内容服务场景进行跨媒介叙事；打造混合感官的全息体验，借助全息技术实现出版符号的多维拓展。

数据要素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和使用的各种数据信息，以数字、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形式存在。原始形态的数据是离散的、碎片的、无序的，需要通过采集、加工、提炼、标准化、整合、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才能转化为知识与信息，即数据要素资源化过程。首先，出版业需要打通数据要素流通渠道，汇聚碎片数据形成数据资源；其次，需要形成技术管理系统与行政管理体制对数据资源进行质量管理与合理分配；最后，需要形成供需平衡的取用机制，保证数据资源的易得善用。

版权的生成和利用能够给其持有人带来物质利益，因而具有天然的资产特征，其资产化成为数字版权参与市场交易与流转的首要条件，

亦是出版业的产业布局重点。近年来，随着出版业劳动对象范畴的不断扩张，数字出版物的新形态层出不穷，需要以资产化模式进行版权的保护、管理与交易的需求日益迫切。其一，通过创新版权使用价值的确定方式，可以界定出版产品的资产价值，有利于数字版权的切分、整合、流转与商业交易；其二，通过创新出版技术应用，对特定的版权资产进行数字版权保护，有利于高效识别与保护出版物的版权价值；其三，通过加强出版机构对版权等文化无形资产的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运营，夯实出版市场的版权交易服务体系，促进数字版权资产化进程。

####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深入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出版业在客观记录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参与或影响社会现实的建构<sup>[12]</sup>。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是由出版科技革命性突破、出版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出版业态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业态的全面改革来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激发出版业生产力发展活力，基于系统化、全流程、颠覆性创新转型与提质增效。

新质生产力为出版业发展擘画了构想蓝图。以发展出版业新质生

产力为指引，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推动数智技术在出版业全流程、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全面提升生产资源配置效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和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以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质态升级、要素创新与体系构建来为出版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加快出版业现代化建设，改造升级传统出版业，着力培育壮大数字出版产业与智能出版产业，积极促进出版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与新兴产业与经济模式的衔接，更好地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2] 孙莹，龙杰.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 中国编辑，2024(3).
- [3] 贺俊，庞尧.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发展范式与面向融合范式的政策体系调整.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 [4] 张馨宇. 出版集团老总眼中的2024.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01-05.
- [5] 夏德元. AIGC 时代的知识生产逻辑与出版流程再造. 中国编辑，2023(9).
- [6] 盖凯程，韩文龙. 新质生产力.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49.
- [7] 方正. 数智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样态、潜在风险与路径建构. 民族学刊，2023(8).
- [8] 黄群慧，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 改革，2024(2).

[9] 王珏. 新质生产力：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10] 韩永辉，赖嘉豪.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对策.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4).

[11] 常江，朱思垒. 作为知识生产的数字出版：媒介逻辑与文化生态. 现代出版，2021(5).

[12] 周晓春. 国内主流媒体“双碳”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基于语料库的积极话语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益传播力构建的理论、路径与测评研究”  
(19BXW090)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马伊颀]